

随笔

诗路花雨

长虹卧波心归去,风雨廊桥渡何人

□石华鹏



在那里。桥上的风雨披和廊屋上的瓦顶历经风雨日月,被浸染成了黑褐色,与两岸山石和林木“长”在了一起。

杨梅州桥,位于宁德市寿宁县坑底乡杨梅州村,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建,桥长42.5米,宽4.2米,孔跨达36.7米。杨梅州桥以险峻、壮观名于现存古廊桥中,长桥飞跨溪潭之上高30多米,站在溪河边的卵石上观望,一桥高跨,人渺小如蚁。加之两边桥台依着悬崖用长条石砌筑,造桥之险峻

与难度可见一斑。

三

故事是走进事物的有效途径之一。它是人类对自身历史的一种记忆行为,包含了生活的肌理和时代的价值观,也包含了智慧、乐趣和时间的秘密。于我而言,探寻闽东北廊桥的过程,除了寻风探景感受廊桥与大地建立的美外,也是寻找廊桥故事的过程。

雨水过后

(三首)

□念琪

春分

这一定是一声适合轻声呢喃的燕鸣
空气中弥漫一丝丝雨水的柔情
屋檐下织网格律对仗工整的惆怅
杨柳岸晓风残月的裙子撒落一地
就像昨天和你的分别一样
二月的离开是提醒三月的到来
惊蛰之前,宽恕你对于死亡的恐惧
清明之前,发动一场百无聊赖的春祭
春分里,怎能缺席了主人家生机盎然的派对
天亮后,春雨会给大地缝补一件称心的花衣

雨水

是一场相欠,谁欠谁的
到了该还的时候
打开按钮,一点点一丝丝
透出风的儿子
只是一个开始
千涸会逐步滋润
以一种无声的飘落
奉献精华
祭祀的环节可以省略
直抵稻谷的根部
所有的死亡都已经苏醒
凡事适可而止,多了讨人嫌

立夏

站在鲜花绽放的枝头
看望风吹来的果实
握住春光的尾巴
一阵风刮过撩人的石榴花
记住这一天是吐蕾的芬芳
年年岁岁被记忆缠绕
浇灌过后剩下树林的伟岸
春天是你,婉约如水
夏天似我,骨骼健壮

百姓记事

邻有飞鸟

□罗锦生

临街而居,街边种着芒果、香樟等绿化树,这些绿化树一年四季郁郁葱葱,不停地长高长大,竟渐渐接近了我的窗门。每当伏案久了,我抬头朝窗外望,瞬即青翠扑目,顿然心明眼亮。

生机勃勃的树木不仅吸引了我,也吸引了飞鸟,它们不时飞落在枝头欢叫,让我喜出望外。我生怕它们只作“游客”,待几天就飞跑了,赶紧找来两个敞口盆子,撒上白花花的大米,放在窗台上,以此来挽留。

没想到,飞鸟们并不买账,等了好几日,盆里的米粒不见消减,并未有被碰过的痕迹。我感到有些失望,或许它们注定只当“过客”,不可能与我做长久的邻居了。

奇怪的是,飞鸟也并没有急着离去。时光嘀嗒嘀嗒,一个月过去,两个月过去,它们依然都还在。欣喜之下,我断定这也算作它们是依树而居,与我邻了。可惜对鸟类没有研究,无法分辨出这些会飞的邻居哪个是“张三”,哪个是“李四”。只是每天听着鸣叫的声音不同,猜测着邻居们有四个种类。

春日多雨,淅淅沥沥的落雨声,把周围的声音都淹没了,也把鸟儿的翅膀淋湿了。因此,雨天鲜少听到鸟鸣声。

无雨的日子,鸟儿们则每天五点多就开始鸣叫了。高大的树木顿时成了它们的舞台,那浓密的枝叶,正好作幕布。凌空上上的枝条,自然是舞台的“C位”了。此时,路上的行人、车辆均寥寥无几,城市才初醒。鸟儿们的叽叽喳喳声,特别清脆嘹亮,悠扬地穿室入耳。

听,两个浑厚悠长的声音过后,一个幼嫩的声音登场了。它还有些怯意,音不高,调不长,似乎害怕同类们笑话它的幼稚。接着一个雄健的声音上场,音调时高时低,时长时短,仿佛在炫技,又像是在召唤。随后,传来了一个柔软清脆的鸣叫——我断定它们是一家人。紧接着,高一声、低一声,慢一声、快一声,一来一往,犹男女对唱,如倾诉衷肠。我猜,它们是情侣。听,一个紧张的声音来了,急促迫切的样子,像是在自我介绍,仿佛不尽快亮出自己荣耀的“履历”,就会错过美好的机遇似的。

不同的音调,如同乐声。你方唱罢我登场,不停地轮换,有时时新的感觉,让人百听不厌。有了它们的鸣唱,虽然深居城市,却也享受到了乡村情趣。我在乡村长大,犹记得老宅紧贴的后山上茂林修竹,四季鸟鸣,极为怀念这种情调。没有这些邻居时,我虽然已在福州安居乐业,但对熙熙攘攘的城市总还有一种说不清的疏离感。而今,城里绿荫更繁盛,空气更清新,水土更洁净,令我欢欣,加上有鸟儿们为邻,就倍感亲切了。

人们把“花香鸟语”比作人间的一派佳境。城里街道两边空地种满了姹紫嫣红的花草,花香常有了。再能与飞翔但又长住不飞的鸟儿为邻,时常听着它们引吭高歌,我也是不会逃离这座城的。

生活感悟

感知春天

□李艳

我所在的城市,每到春天有个奇特的景象:满街的行道树叶纷纷变黄,随风坠落。原本“一叶知秋”,到此地却成了“一叶知春”了。

原来,地处南方的榕城,是亚热带海洋性气候,冬季时气温变化不明显,大叶榕、香樟树这些南方常绿树种,不用落叶也能平安过冬。而到了春天,新芽冒出,旧叶便会脱落,吐故纳新。于是,便有了春日秋景这一独特的景象。

初来时,很不适应。居住久了,我也自然而然将这作为春天的信号之一。每每看到街头飘起纷飞的落叶,一地金黄,环卫工人忙得前后顾不得时,便知晓,春天是真切切地到来了。



在四季中,春天算是最温柔,但挡不住它到来时,张扬得也毫不掩饰。

行道树上的落叶漫天飞舞,一旁的羊蹄甲也没闲着。几天不留意,再路过,就是满树的粉红或粉白,一团团一簇簇,连带着整个城市的色调都变得浪漫起来,让每一个行走在此间的人,都能感受与春天撞个满怀。

各地文旅的吆喝声也起来了,福安穆云畲族乡虎头村在办桃花节;漳平樱花茶园里樱花漫天遍野花事正浓;建宁均口镇修竹荷苑景区的油菜花田翻着金浪……接二连三发出的盛情邀约,盼着人们去赏春。

菜市场、超市里,显眼处都齐齐整整摆放着白嫩嫩的竹笋,清香碧绿的鼠曲粿,鲜嫩欲滴的荠菜。一个个都迫不及待,往眼帘里钻,诱

惑着人们赶忙把春天咬在齿尖。

有人说,今人对于季节的感知、对光阴的珍视,在与大自然的对话方面,比古人是差远了。我深以为然。古人对待四季的更迭,在对待每一个节气时,都是仪式感满满的。

春天里,立春要吃春盘。春盘也名五辛盘,内装葱、姜、蒜、韭菜、萝卜五种辛辣生菜,取迎新之意。春分,祭祀百鸟,感谢它们提醒农时,希望不要啄食五谷,表达祈祷丰年之意。春日里玩的各式小游戏,也透着乐趣,显着用心。如斗草,需采集不同种类的花花草草,花草名字讲究对仗,采集种类多者,胜出。曲水流觞,更是文人雅士们的春游首选。人们将酒杯置于流水中,酒杯流到谁面前,谁就要被罚饮酒作诗。大名鼎鼎的天下第一行书,书圣王羲之的《兰亭序》,描写的就是公元353年三月三日,他与好朋友谢安、孙绰等人一起赋诗饮酒,曲水流觞,好不欢乐的场景。

吃春盘,饮春茶,斗春草,上春山。这满满的仪式感,是古人对大自然与节气的敬畏及尊重,纯粹而真挚。仪式感,让寻常的日子有了不一样的滋味,让四季跳出单纯的时光更迭,多了更深层次的内涵与意义。

相比起古人,今人对于季节的仪式感,已经简化了许多。能做的,多是赏春花,吃春菜。再多用心点的,带着孩子们立蛋、放风筝。对于深层次的节气文化,一般人并不了解,也只